



正月里的乡村

■ 河南鲁山 李河新

“啪、啪……”村里孩子的鞭炮声稀稀拉拉,早上起来推开门,满树光秃秃地,一夜寒霜,白花花一片,几天就把花红柳绿打得支离破碎。极目远望去,田野间,红砖绿瓦间,纵横交错阡陌间,银装素裹。让一切虚伪无地自容,让一切浮华落地,露出本真的纯色。

记得那年的故乡,雪也来得特别早,也是这么一个细雪飘飞的天气,吃了早饭,我和父亲去连队南的自留地里收大白菜,父亲推着那时家家都有的木制推车,顺着细长狭窄的沙土路前行,恍若在眼前。

徐叔家的院墙边,胖乎乎黑狗正调戏一只灰色的鸟,鼻子拱一下,鸟蹦哒一下。走近细看,原来是一只灰色的斑鸠,翅膀上流着红色的血,我心疼地把它捧在手里,把嵌进肉里的钢珠取出来,涂了点消炎药,把它送到了青青的麦田里。

极目四望,天空高远,菜园恣肆,秋利妹子家田地里,麦苗争先恐后地朝前挤着,拼命强壮自己的身体,想要成为寒冬里的一道风景。

村东收获后的田野坦坦荡荡,像一个老农,有种历经世事的清明豁达。偶尔一株柿子树高高挂着干瘪的红灯笼,是留给鸟儿过冬的食物吗?还有一堆堆玉米秸秆,有种枯黄色的暖,可以想象到它后来被塞进灶膛,烧出一锅香香的小米粥,或者一群人凑着火堆谈天说地……

整个村子里没有了鸟儿的啁鸣,人也变得懒惰。十五之前的乡村,人们都闲了下来,串门的人很多,有的在小卖部打麻将,有的围在火炉边,伸着手,烧个红薯,唠着家常。村间小路上,孩子们相互追逐着,吵闹着,连小狗也不甘寂寞,跟着孩子们奔跑。

想着节后的第一天,到五保户刘大爷家看看,推门走进家,静悄悄地,几行葱和翻新黄自由自在生长着,萝卜和葱堆积在角落里,院子里弥漫着喜庆的味道。

在乡村里,田野的那些暖,是家常朴素的安心。邻里间相互串门变勤了,相互诉说着这一年的辛苦,对家人的爱,对家人的担心,还有这一年发生的各种趣事。聊到开心处,邻里间不约而同,哈哈大笑。

我的伯母

■ 陕西杨凌 郭喜强

伯母在甲辰龙年正月初五与世长辞了,走完了她的一生,享年72岁。在伯母诊治的四个多月过程中,我是全程参与的,在参与的日子里,记忆中的往事不断清晰起来,让我有了想为伯母写点文字的冲动。

伯母叫任道粉,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,从四川省射洪县随亲戚来到陕西关中讨生活,不久就嫁给我伯父。那个年代,全国农村还都比较穷,关中的农村更贫困、常常食不果腹,在我模糊的记忆中和奶奶零星的琐事中,我基本可以判断,伯母是最宠的“大女儿”、拿主意的“大管家”,也是有财权的“大掌柜”,这三个“大”看似是家庭的权力,但在那个一穷二白的时代实则就是不可推卸责任的“标签”。我记忆中最深刻的,就是我胞弟出生那天,大半夜由我伯母在家里的土炕上接生……这个时期,伯母是体力最劳累的,估计也是最有成就感的时期,因为父母、两个弟弟的家庭、还有六个子侄等都需要她操劳、拿主意。

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,奶奶把三个儿子分家了,我爸排行老二,先搬出老屋,大伯和小叔还留在老屋,伯母操持家里的压力可能才有所减少。没过几年,伯父和小叔也分家、分开居住了,奶奶跟着未婚的小

叔独自过。自此以后,伯母不再是“大女儿”“大管家”“大掌柜”,形式上只是她自己独立小家庭的“掌柜”。这种“分家”将导致“主心骨”更替变化,伯母没有意识到,所以她还是经常操着两个弟弟家的心——农忙收了没有、种子够不够、麦子什么时候一起打、花生红薯什么时候播栽等等。在我1996年上初中之前,伯母还是继续着她的“大管家”角色,操着“大掌柜”的心,在这个时期,堂哥已外出谋生,我和胞弟是男孩,暂成了堂哥在伯母身边的影子,我清晰记得,因为伯母家在我家和小学的中间点,自然而然也成了我和胞弟胞妹上学道路上的“加油站”,有时她待客的辣子馍、蒸面皮、大肥肉等被我们提前“洗劫”,她气得只会“叫骂”,但下次做了好吃的还是不锁门,好像等着我们再来“洗劫”。

后来,我上初中离开了村子,上高中离开了乡镇,上大学离开了陕西,没有时间常常去和伯母见面、交流,同时多年前分开的小家庭也都逐渐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大家庭,但伯母没有意识到,她可能还想继续以前的“大掌柜”角色,以致于她和我的母亲因为我和胞弟结婚、工作等重要事情礼数上因“争宠”而“冷战多年”,现在回想、梳理,这些都源于伯母早年

操心持家的惯性所致,这表面看起来是妯娌间的“矛盾”,实质是对下一代亲人影响力的“较量”,这种较量自古以来都有,它是每一个小家庭成长成大家庭、大家庭分成小家庭更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。可喜的是,我母亲高中毕业,属于村里上学较多的人,虽然外出少,但从小说里“游历”了许多外边的人和事,心胸豁达一些,在我伯母生命的最后时刻里,她主动去和伯母化解了这个古老的“难题”。

伯母已逝,她是一个典型的关中妇女,善良、倔强。她嫁给了我伯父,作为“大管家”,她要操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心,她希望她永远是那个被尊敬和说话算数的“大掌柜”,这让她没有意识每一个小家庭都会成长、也都会独立自主,这种变化,让她在人生的后期“失望”地“孤独”过。

伯母,您仙逝、解脱了,我相信您在另一个世界,会看清这世的得失,会活得更精彩,就如我在您逝世前去看望,堂哥摇醒迷糊中的您,您大声地给我说了弥留之际的唯一一句话,“强强,我前几天看见你了,你还给我笑呢”。亲爱的伯母,您一路走好,我们知道您一定会在另一个世界过上让“我笑”的生活。

盛开在春天里

■ 湖北武汉 墨云

周末回老家,天气晴好,风已经带了丝丝灼热,扑面而来。到家收拾好东西,爸爸拿来一个黑色的塑料袋,又去屋旁找了一个带钩的木杆,“我去摘香椿”。我当然要去,我也去看看那些香椿树长成什么样了。

香椿树细细长长地站在春风里,顶端长着嫩绿的新芽。爸爸用钩子勾住,我踮着脚使劲去够,一朵两朵的香椿芽被

我们合力采摘下来,成了中午餐桌上的美味。

土豆绿绿的叶子覆盖了大片大片的菜地。爸爸指着那些空出来的一行一行的空地,说马上要种高粱了。虽然我反反复复说让他们少种地,把身体保重好,可是又怎么拦得住?伺弄了大半生土地的父母,如果真的离开土地,只怕会失去活着的乐趣。

最终,父母还是把门前的3块地和菜园子都种上了。每年的土豆就可收千余斤。他们把土豆一个个挖出来,装筐,搬回家贮存。我的餐桌上,总少不了这一道家乡的美食。我炒的土豆片每次都会得到朋友们的赞赏,其实无关厨艺的好坏,只是食材太好。

回到家,我把香椿焯了水,用冷水洗净,从中间切开,然后加了少许蒜末和油盐搅拌,整个厨房里就只闻得见它独特浓郁的香味。河里的薄荷也是这个季节的美味,鱼肉反倒被冷落了。

在返程途中,一路上大片的新绿铺天盖地,看碎米花在风中放肆地摇曳招展。紫荆、桃红、梨花时不时从眼前掠过,还有一畦一畦的油菜花正热烈地盛放。而我思乡的心,也盛开在这春天里。